

· 踱入21世紀行吟的澳門詩人 ·

林玉鳳*：荒蕪開的也是花



林玉鳳近照

風去無聲 花開留痕

把所有檔案都翻出來看了，才發現自己真真正正談論詩的文字祇有兩篇：一是1997年出版的首本個人詩集《假如我愛上了你》裡面的〈自序〉；另一篇是十年後出版的另一部個人詩集《詩·想》裡的〈自序〉——這次的自序，有了名字，叫“如果話，說得早了”。兩篇文字我都又讀了，才發現，十年之間，自覺自己成長了不少，也老了不少；可是，看詩的那雙眼睛和那顆心，居然出奇的一致，好像沒有怎麼改變。

十年前，我說的是：

寫詩對我來說是一陣急風，一陣全沒聲音的急風。我從來都無法掌握風源，也不大清楚風向。我祇知道，當日子靜靜的溜過去時，有一些事，有幾分情，有很多畫面，會沉聚在心裡，日子久了，沉聚了很久的那些事、那些情和那些畫面，便會醞釀成風。

那風實在來得有點匆忙，每當我發現它時，也祇來得及手足無措，沒有其它應對的方法；也因為它寂然無聲，我實際上也無以應對。但我愛那風，像我愛風後留下的幾行小字一樣，因為那

*林玉鳳，澳門土生土長，中學時期開始發表詩作，作品曾多次獲獎，包括澳門文學獎新詩組冠軍，已出版作品集：《假如我愛上了你》（澳門五月詩社出版，個人詩集）、《忘了》（中國文聯出版社，個人詩集）、《咖啡檔》（人民日報出版社，散文集）、《一個人影，一把聲音》（澳門日報出版社，散文集）以及《詩·想》（澳門日報出版社，個人詩集）；曾任記者，1997年起在澳門大學任教，現職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傳播系助理教授兼新聞與公共傳播課程主任，同時為《澳門日報》專欄作者及《新生代》雜誌總編輯，及澳門筆會副理事長。

特
輯

踱入二十一世紀行吟的澳門詩人——林玉鳳

是被風淨化過的幾點沉聚，像我對生活的幾點感覺和要求。漸漸地，風過處的那點點沉聚，匯成我成長的那一條小泥路。路上甚麼都不長，祇留腳印。有時注視着那兩行歪歪斜斜的腳印，我會忽然意識到自己的雙腳原來極小，根本承擔不了自己和自己對生命的要求，所以那深褐色的泥上，也留有幾個摔倒的舊痕。風過後，我時常會沉默好一段日子，看着那幾行小字，有時會很傷感。的確，一種靜靜的、無法解釋的傷感，是急風無聲吹過身邊時的感覺。

……我時常感到的是，詩是活於千色畫面中的無聲的風。我愛她的色彩，也愛她的無聲，我不願自己的噪音破壞她那悄然的世界。若是知音，無論風有多急，風過後，仍可於心瓣中，緊握那片寧靜的色彩。

十年後，風換成煙花，說的還是燦爛過了的那一點痕跡：

那一夜，我把車停在小店門前，買了一大把茼蒿，付錢的時候，小店主給我找換了一個大微笑；匆匆跑回車上，閉門的一剎那，車後遠處轟然一響，倒後鏡裡一朵大紅的煙花閃出鏡框四沿。——“原來今夜有煙花！”正在想要不要驅車去看，茼蒿的清香已經開過了車箱。於是，煙花從倒後鏡離開我的世界，身旁那一把茼蒿開得像花，歸家的節奏給香氣薰得慢了，倒後鏡裡，最終祇剩下，漫漫長路裡尋覓煙花痕跡的一雙眼睛。那一刻，我跟眼睛說：“寫詩去吧！”

如果上面的文字，足以交待自己寫詩的動機，那後面的許多話，該不必細表了。因為，要說在前頭的話，我總是說得太早；說得太早，因為衝動；衝動，因為感情澎湃的時候，總以為自己是一飛衝天的煙花，祇會開出燦爛動人，可恨，也可喜。這是個常常“今夜煙花燦爛”的城市，坐看煙花的記憶，我從未進學校的年紀已經

開始儲存，所以也自覺格外明白，燦爛縱有時，也不過一瞬，唯一讓自己留住那或感動或感悟的一瞬，祇有文字。

我的詩，其實祇有四個主題：一是愛情，二是成長，三是心情，四是城市。對於情詩，套用自己以前的說法，我的看法是：情詩，祇要一經刊登，一經出版，而不是送進一個人的信箱，不是在一個人耳邊輕聲細唸，就會頓時變成沒有說明投遞對象的情書，又或是語意不確的情話，跟一段真實愛情的關係，就會變得可有可無，似有若無。祇是，如果你在詩句中，找到你曾經有過的感覺，曾經用生命體會過的故事片斷，那麼這些文字，便可以隨故事和感覺的離去，在人間多活一瞬。

對於成長，我希望用自己的一句詩來總結：成長是包容傷心的一切理由。對於心情，我覺得，心情本來就是一首詩。城市嗎？那是長我育我的地方，也是我思考愛情、成長與心情的場景。

末了，請允許我多引一段早前自己的話作結：

我習慣寫長詩，朋友都戲說那是因為“情長”。但我自己明白，詩長，因為我最想說的話，常常要累積足夠的感覺，才敢於表白，在長詩中經營節奏的自由，可以讓這些話，說得委婉一點，讓自己離開那個常常需要快人快語的自己，遠一點。遠一點，就像人最終要遠離煙花迸發的燦爛夜空，才能看到茼蒿開的也是花，才能明白，清香的節奏，尋覓的眼睛，漫漫的長路，原來也是人生的一瞬，亦堪記錄。

風去無聲，花開留痕；花開無聲，風去留痕。很多年過去了，我幸虧，自己留下了詩的記憶。

（2010年3月15日）

今夜，我憂傷得可以

今夜，我憂傷得可以
 可以聽到
 路燈無從言說的一起低頭
 可以，可以看到
 燈下飛灰不欲紛落的哀求
 可以，可以聽到
 北風揉着心瓣
 風影過後紅塵飛舞
 可以，可以看到
 那一棵榕樹
 在泥土之下
 盤根交纏不能自拔的心聲
 所以，榕樹沒有隨風而去
 都站着，站着
 站着，就憂傷得可以
 可以聽到
 琴弦間響起的淚珠
 都落到音階之外
 在那一扇不曾入眠的窗前
 透亮寒夜離別以前
 悄悄留下的一行黑字
 那是，今夜
 今夜，我憂傷得可以

(2008年1月14日，寒冷的破曉)

午餐的意義

前奏之前奏

從太陽爬到拋物線的頂點開始
 人性便以自由落體的速度
 滑落

前 奏

由於午餐有特殊的意義
 ——某醫學家說
 所以我把手腳連心臟都挖空
 以饑餓去充實一切意義

意義一

午餐不設最低消費
 午餐設有最廉價的卑鄙
 卑鄙從一分錢起到一千萬元都有
 祇是價目不同而已
 而且卑鄙有時會寫在餐牌上

意義二

檯布是紅色的
 紅色的檯布上有玻璃的圓臉
 圓臉映着七色的眼睛
 但眼睛的顏色可以遺失
 遺失在沒有眼睛的
 有紅色檯布的桌上

意義三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道菜都要用脊骨去消化
 因為唾液都被靈魂拿來叫囂
 叫囂之後
 最好用偽善漱口

意義四

第五六七八味魘
 以分子的排列方式

組合成消化不良
原是有人忘記隨身帶備
阿諛奉承
做消化不良的特效藥

意義五

飯後
有人用省下來的唾液去洗手
有人用叫口水花的東西抹紅色的檯布
有人用丟下了的眼球往椅旁偵察
有人用拾到的秋波做甜品

意義無限

七鎰一湯或七湯一鎰
都沒有兩樣
教空白的胃囊做叫化子
叫化
一個能充實意義的心臟

忠 告

一位醫學家說
午餐對於
有真空手腳或心臟的人
不宜進食
而且
最好不要進食

(1994年)

天安門廣場

一、1989年5月4日

天安門廣場是人民的。

天安門是紅色的，廣場是灰色的。灰色的廣場是由格子組成的，格子是人民所鋪砌的。格子間有一毫米闊的線條，縱橫交錯着整個廣場，有着很原始的幾何線條美。但天安門離廣場很遠。

註釋一

天安門廣場是人民的。人民的天安門廣場上，有人民的孩子。人民的孩子很靜。人民的孩子今天格外靜。人民的孩子有的很青年，他們靜靜地在人民的廣場上慶祝節日。節日的歡愉是悼念，悼念一個領導人的永生，悼念一個領導人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靜靜的孩子的心靈。

註釋二

坐着的孩子是灰色的外衣紅色的心。毛主席像中偉大的毛主席是灰色的外衣紅色的心。但天安門離廣場很遠。

二、1989年6月4日早上10時

天安門廣場可能是人民的。

天安門是紅色的，廣場是灰色的。灰色的廣場是由格子組成的，格子可能是人民所鋪砌的。格子間有一毫米闊的線條，縱橫交錯着整個廣場，有着很原始的幾何線條美。線條與格子間或格子中間有更美的坦克車的足印，合成人工製造的最完美的幾何線條。而且有弧度，弧度與直線的配合可形成令人難以想象的美麗圖案。雖然天安門離廣場很遠，但天安門的紅色卻能血一般地濺到廣場上，絲絲點點，凝聚了天安門的紅色的美。廣場很美麗，而天安門離廣場不遠。

註釋一

天安門廣場可能是人民的，可能是人民的天安門廣場上，有可能是人民的孩子。可能是人民的孩子很靜。

註釋二

坐着的孩子是靜累了。有的孩子回家去了，有的孩子沒有回家去；有的孩子睡在很純潔很純潔的白色床單上；有的孩子睡在很純潔很純潔的白色床單下；有的孩子睡醒了，有的孩子不再醒來。

註釋三

躺着的孩子是灰色的外衣紅色的心。躺着的孩子是血色的臉血色的軀幹。毛主席像中偉大的毛主席的半身像是灰色的外衣。而且毛主席有一顆紅色的心。

三、1992年6月3日

天安門廣場也許是人民的。

天安門廣場也許不是人民的孩子的。

天安門是紅色的。廣場是灰色的。灰色的廣場是由格子組成的，格子是人民所鋪砌的。格子間有一毫米闊的線條，縱橫交錯着整個廣場，有着很原始的幾何線條美。線條與格子間或格子中間有種蘊藏的美，是淺灰色覆蓋深灰色時的深沉的美，是經意或不經意留下的美，有弧度，而且立體，祇可惜被覆蓋着，覆蓋着。於是，天安門離廣場很遠很遠。

註釋一

天安門廣場也許是人民的。天安門廣場上也許沒有孩子。天安門廣場的孩子已長大了。

註釋二

天安門沒有註釋。

註釋三

天安門廣場沒有註釋。

註釋四

這裡再沒有註釋。

(1992年6月)

四 季

時間在一次陣痛中切腹
血淚傾瀉
四季都有了顏色

冬

這是亞熱帶和海洋相遇的地方
陽光和雨水
像溫度過高的愛情
會融化情人思考的眼睛
所以
常綠是冬季最淺薄的顏色
偶而黃起來的細瓣榕葉
又怎耐得住
背叛葉叢的衝動
祇是
當那一瓣黃葉飄然上路
飛舞的自由
不過就是
落寞的一種顏色
在足根旁
沉下去

春

沒有，真的沒有
沒有比這裡的春天
更猶疑的事情
霧是被將來驅散的一場夏雨
一個拖延雨季來臨的藉口
霧是從過去出走的一陣細雪
疾走的一列腳印
來不及湮沒
在雪和雨之間
在溫度與濕度之間
在冬與夏之間

在過去與未來之間
出走的人沒有將來
一天一地都是囚籠
天地同色
霧是水化了的死灰
凝在眼底
窒息

夏

紅棉易老
因為陽光妒忌
花紅一落
滿目盡是飄絮
如無根的霜
因為這裡的溫度
讓人思念冰雪
所以
紅豆雪條
正好上市

秋

.....

有甚麼好奇怪的
不就是一串省略號
那是夏天過後
不想再提的從前
是的，秋天
不過是夏天摔不掉的
三點尾巴
顏色
溫度
心情

(2007年11月)

失蹤少女

夜總會響起高跟鞋的節奏
敲起十六歲美腿的旋律
紅燈伴着令人銷魂的舞步
順着搖滾樂震撼紅塵的步伐
指尖時而纏進一頭濃密鬢髮
讓不知名的手臂摟緊腰肢
偶而也讓雙肩裸露出成長的故事
掩飾也許藏在心頭的瘡疤

長夜也許可以填滿嘆息
人生也可以運轉如一個輪盤
去催促秒針分針時針的追逐
四十八小時剛過
也許 祇是也許
報紙編輯又得空出版位
用一張相片加幾行黑字
告訴小城的獵奇者
鏡海又要撈起另一樁憾事

(1991年1月)

如果蠟燭不流淚

小時候
蠟燭都窄窄長長
燭芯是條發黑的禾草
早死在月色的蠟白中間
停電時
母親從抽屜拈出一根
豎在桌心，一點
像魔術棒一樣
亮成半室通明
那時
魔術棒一樣的蠟燭
像怕黑的小女孩一樣

愛哭
 流的淚也和小女孩一樣
 盡往臉上掛
 掛在窄窄長長的月白蠟燭上
 燭芯在燃
 淚掛滿臉
每一顆淚
都帶走蠟燭的一分瘦長
 待燭淚要躺到桌上
 以入睡的姿態
 去展示她的疲累
 早死的燭芯已在幽暗之間
 以一個小黑點的面目
 在散着餘溫的燭淚上
 默默禱告
 自己的又一次死亡
 那時
 一覺醒來
 桌上，餘溫散盡的燭淚
 已在一夜之間
 化成一桌殘雪
 那時
 祇消母親一掃
 桌上
 便好像不曾有雪
 昨夜不曾有淚
 像小時候的好多恐懼
 長大了
 祇消幾聲自嘲
 我們
 便好像
 不曾有懼
 像很多年以後
 我在桌上發現
 幾個發灰的燭印
 才想起
自己曾經是個怕黑的女孩
要在停電的日子

燃起窄長的希望
進入更長的人生

 長大了
 蠟燭生成許多形狀
 方的 圓的 像蘋果的
 還有像我們牽手到過的
 希臘神殿那圓柱的
 都肥壯圓潤
 顏色也多了
 紅的 綠的 橙的
 然後才是月白的
 燭芯卻仍是條早死的發黑禾草
 在不再瘦長的燭身中間
為了斑駁的彩色
等待自己的下一次死亡
 這時
 停電像愛哭的臉一樣
 不常見
 蠟燭再沒有魔法
 燃不起通明滿室
 祇點亮了窗前風景
 我從燭櫃挑出肥壯的一根
 沉甸甸的墜到窗臺
 一點
 滿眼過去晃成窗前光影
 牽手遊神殿的影子
 悠然落入焰心
 燃成更亮的一點燭光
 燭光越亮
 燭淚越多
 祇是
 肥壯的蠟燭跟成人一樣
 哭的時候
 淚祇能往心裡流
 不可往臉上掛
 每一顆淚
 都熔掉燭身的一分色彩

在燭芯與燭衣之間
 生成幾可淹沒燭光的彩湖
 這時
 燭身就以肥壯的外形宣示
成長就是包容傷心的一切理由
 像彩色的燭衣裹着滿身燭淚一樣
 如果燭要長夜不死
 淚就要滴盡天明
 待燭芯死在一夜淌盡的彩淚中間
 宣告此生不亮的命運時
 再次死亡的燭芯
 還是以小黑點的姿態
 在餘溫散盡的燭淚之上
 細訴成長得到的啟示
 不管往臉上掛
 還是往心裡流
蠟燭生而為淚盡
原是光亮的一種宿命
 如果蠟燭不流淚
 長長的人生
 便可能
 不曾光亮

忘 了（敘事詩）

一九九五年的夏天
 再沒有黑鳥在榕綠間憩息
 鐵鏈晃動了幾下
 一眼釘在無聲的木板上
 鑽成灰褐的眼睛
 跟灰褐的木板一樣無聲地
 不再看甚麼

那時
 我第一次發覺
 自己忘了死人的臉

正午的茶館

未碰杯已經喧嘩
 雕刻的窗花
 幾片顏色落成
 無顏色的灰塵
 窗外豎立着無雨的冬季
 小方桌的對面
 你斟來一杯
 滿滿的微笑
 泛濫在芥黃的桌布上
 茶色盪漾着深褐的梨渦
 我說茶很苦啲
 你祇吐了一個濃字
 我就喝下那一杯
 濃濃的微笑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
 我十七歲
 還不能上大學
 你已挾着一紙學位
 乘坐那一列
 總在喘息的火車
 從北地悄然而回
 汽笛絲毫沒有膊動
 苟然如彌留的目光
 透不出希望
 學位證書上有個小紅印
 你說那是一道大門
 通向沒有紅色的土地
 於是
 你真的奔向
 那片沒有紅色的土地
 土地上沒有我
 更沒有淚

正午的茶館
 碰杯時祇有喧嘩
 你從黑色毛衣掙脫出來
 靜坐成方桌對面的微笑

芥黃的桌布微揚嘴角
兩隻杯子對望
塵封的窗臺上
冬季的天空沒有下雨
一隻黑鳥在盤旋以後
疲倦地蹲在緻密的榕綠上
兩隻杯子靠成一雙
看鳥的眼睛
從此
你不再跟我說紅色土地的故事
那片沒有我的大地上
也失去了你的足跡

如果那個冬季
曾經下雨
我又怎會
在又乾又白的街上
看到綠得發亮的榕樹
站成永久佇立的悸動
我又怎會
在榕綠的顫動下
碰到別後的你
裹着黑毛衣的你

一九九四年的冬天
無聲的雨點
無盡地淌成
榕綠的心聲
沒有雕刻的窗花
框着下雨的冬季
很冷很冷
冷得顫抖的一方芥黃
沒有作聲

記不起誰曾訴說
冷雨降自北方的凍土
凍土祇長花紅
不生榕綠

記不起誰曾訴說
紅花正閃亮着窺探的眼睛
遍尋不再飛翔的黑鳥
染一翅膀鮮紅直到死去
記不起誰曾訴說
怕那半世紀不變的諾言
不被兌現
怕冷雨後的街道
不長榕綠
祇生花紅
記不起誰曾訴說
即使有人
窮盡愛去忘記
誰仍是這般訴說

午後的茶館
一碰杯便破落淨盡
窗花落成塵封的桌沿
芥黃的方布
漿硬成千年的沉默
下雨的冬季站着
很冷很冷
小方桌的對面
你斟來一杯
故事和害怕
蹲在榕綠間的黑鳥
拍動發抖的無色翅膀
飛向沒有紅色的土地
芥黃的桌布一動也不動
茶仍是褐色的
我喝下
盡是無味的淚

一九八九年
我十七歲
還不能上大學
也沒有上大學
一九八九年

我十七歲
還不懂事
祇喜歡上茶館
也祇上過茶館
看窗外站着的四季
長滿榕綠

一九九五年的夏天
茶館丟了名字
結束營業歪歪斜斜
剝落了好幾片
鐵鏈晃動了幾下
茶館躲成無夢的廢墟
一眼釘在無聲的木板上
鑽成灰褐的眼睛
跟灰褐的木板一樣無聲地
不再看甚麼

這時
我第一次發覺
自己忘了死人的臉
也第一次發現
因為選擇了忘記
所以我忘了
忘了自己曾經十七歲
忘了十七歲那年
聽過許多故事
故事中有許多張臉
忘了從十七歲開始
從有臉的故事開始
曾有那麼一段
徘徊在窗外榕間的感情

一九九五年的夏天
再沒有黑鳥在榕綠間憩息
因為我忘了許多
過去都落成陌生的土地
而街道上

沒有黑鳥憩息的樹木
油綠得發亮

我死去的時候

我死去的時候
一定是個濃霧的早晨
葉子油綠
舞動的渴望
遇上了休眠的風
灰暗的盡處
一暈溫柔的白光
空氣流動如靜止的往昔
世界成了一個緩慢的鏡頭
是我的世界慢了
還是在別人眼裡
我的死過於緩慢
我祇知道
鏡頭之內
甲和乙兩個路人
在街心的碰面一樣會以揮手結束
霧珠在他的肩頭
搨不去
高跟鞋踏地
迴盪成上班去的樂曲
紅色的小汽車往東邊開去
孤獨的黑鳥沒有拍翼
就往西邊飛來
生活仍然繼續
人生縱然有憾
他們的世界都沒有停頓

祇是，我的世界
是幾個溶鏡緩慢的融和
霧雨成了唯一的顏色
潮濕的感覺
就這樣
填充了最後一個毛孔

當髮絲都決定停在額前
昏睡然後止息
我祇有讓眼睛包裹時間
像濃霧困着要離別的清晨
我好累
眼睛卻久久沒有合上
因為，我其實捨不得離去
因為，我對人仍然有愛
因為，我死的時候
我還在愛

如果眼睛最終需要合上
願我死去的時候
眼睛會合成
一個緩緩老去的
微笑

（2006年3月23日又一個濃霧的早晨）

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組詩）

☆本詩獲第三屆澳門文學獎詩歌組冠軍

一·兩個世界

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
來的時候
城市深處
以暮色為刀
劈成兩個不同的世界
世界以角子機為起點
卻無法找到終點
世界之內
有人接上黑夜的信管
敲響毀滅的大門
紅火一閃
黑夜已然烤成煉獄
就在城市的心臟

人與火一起
“救我啊！救我！”
鎂光燈不再中立不再記錄不再捕捉
“救我啊！救我！”
記錄者成了受害者
歷史原來可以這樣
分不清責任誰屬

世界之外的另一個世界
分不清誰屬哪一個世界
我們祇記得
晚飯後酒吧的約會
黑夜之下
世界之內
我們在灣景酒吧中談笑
香水禮服噴髮膠與中英葡
混纏如彩妝溶化的臉龐
煙館⁽¹⁾點起了烈酒
卡薩布蘭卡⁽²⁾有雙份伏特加
冰杯褪了顏色又湧進顏色
霓虹燈一浪接一浪
臉龐如彩妝溶化的迷醉
古龍水的男人舉起酒樽
向緩緩前行的一列車頭燈致敬
聖誕快樂新年快樂
回歸快樂回家快樂
廿一世紀快樂
快樂啊快樂
乾掉這一杯我們便很快樂
快樂聲中
有人在觀音駐足的海灣狂歌
走到蓮花座下撒一泡耳赤臉紅的尿
幾個酒樽拋出灣堤大笑的弧度
我們在灣景酒吧中笑聲勝狂歌
蓮花座上
祂美如人魚傳說
也變扭如租界與殖民地

歷史原來可以這樣
即使神明變了臉
我們也無法改變

(1)(2) 澳門酒吧區的其中一個店。

二·峰景酒店的最後一夜

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
來的時候
城市高處
幽幽的望海古樓
有西洋人在緬懷歷史
華人和洋人在爭拗
是回歸還是政權交接
我們舉起手中的半杯紅酒
為叫峰景的酒店致哀
想起百年老店
要在歷史新篇
為一個國家的一個代表
守身如貞潔的小媳婦
爵士樂手不禁淒然
奏起後殖民時代的悲歌
穿漿白制服的侍者
走到土黃淡淡的迴廊柱上
澆灌比酒更紅的夾竹桃花蕾
花紅細數隨霧落下的燈影
迷霧深處
看不見迴廊盡頭的華燈美景
長廊高處
素白的吊扇不落半分顏色
靜止如未曾開始的日子
沒有今天沒有明天
不用流淚不用說再見
可日子還是從饒別的悲歌聲開始
一曲未了
偷情的男女已一飲而盡
燥紅的眼神互相訴說
為了留住今夜

我們該到夾竹桃花下做愛
情節就像老調的戰爭愛情片
歷史原來可以這樣
循環如永不止息的進佔與撤離
想起明天
花下做愛的男女還是回到長桌
忘記醉紅的花香
以紅衣樂手做背景
木然端坐如殖民年代的衣香鬢影
杯光之中
銀刀描劃一道又一道細痕
男男女女仔細而優雅
肉汁在雪白的搪瓷上
濕潤而腥紅
我們碰杯
飲盡無法迷戀的風景

三·如此而已

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
來的時候
城市廣處
世紀正在告別
鎂光燈與聚焦鏡的無盡慾望
導演着一幕又一幕抹淚手勢
去了又來，來了又去
燈塔的獨眼祇好不語
因為它早已看穿
這一切不過是
記錄者和被記錄者的謀生玩兒
獨眼再次眨動的時候
鎂光燈和聚焦鏡下
華人洋人土生葡人在一起
沒有爭拗
記錄者和被記錄者一起
回歸啊回歸
城市廣處
世紀之內
夜霧煽動漫天黑鬱
獨眼的神采黯然如祂的光輝

祇可感召不能面見
 鬱霧落處
 黑夜沉重如歷史
 壓得我的一雙眼睛
 好痛好痛
 我，好想睡
 想起夜霧降臨以前
 聚焦鏡正在尋找
 鎂光燈也在尋找的城市
 祇是我們
 記錄者和被記錄者
 都在閃燈發亮的幾個瞬間
 忘了那個世紀的歷史
 忘了那個城市的名字
 遺忘啊遺忘
 記錄者和被記錄者

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
 沒有名字
 如此而已
 我也沒有名字
 如此而已

(1999年)

我們在霧中相見

我們在霧中相見
 誰也看不清對方的臉
 音樂響起
 大提琴是風
 鋼琴落成小雨點
 綿密無聲
 是看不清你臉容的三月心事

一曲既罷
 你成了山水畫中那遼遠的主角
 墨彩披了一身
 走向山間雲端

黑髮黃脖
 臉容透在宣紙的另一面
 是哪個可惡的裱畫師
 把你的臉糊在畫框裡最沉默的角落

畫成
 人在，霧在，山在
 臉不在
 像我們在霧中相見
 卻又誰都看不清
 誰的臉
 原來
 在霧裡
 作畫的是你
 裱畫的是你
 拉提琴的
 也是你

(2006年3月12日於晨霧之中)

我們的對不起

你的愛情
 是一個對不起加另一個對不起再等於
 我拾荒者般撿到 卻嚥不下的
 一個對不起加另一個對不起的
 我的愛情

對不起
 是我倆的唯一註釋

(1992年7月28日)

我就這樣告訴你

有的雪糕是很雪的
 有的雪糕是很糕的

但我要的是雪糕
不是很雪的或很糕的

有的黑夜是很黑的
有的黑夜是很夜的
我要的是黑夜或黑的或夜的
所以我接受了

有的冰水是很冰的
有的冰水是很水的
但我要的是冰水
不是很冰的或很水的

有的白晝是很白的
有的白晝是很晝的
我要的是白晝或白的或晝的
所以我接受了

我就這樣告訴你將不會瞭解的
雪的糕的冰的水的黑的夜的白的晝的
雪糕的黑夜的冰水的白晝的
你將不會瞭解的

(1992年5月4日)

思 念

我抬眼
在皇朝那一家酒吧
你就在對岸堤邊的樹梢
任風吹動
如不落的微笑
我的心凝住了
樹影不落
詢問的目光灼灼
我無言以對
祇好把笑容摘下
裝扮成高腳杯上的櫻桃
混和酒精一口吞下

希望從此把你忘掉

歸家的路上有雨
你落在擋風玻璃上
映照我一水簾的牽掛
水簾太重
前路開向泥足深陷
為了歸家
汽車的水撥祇好
狠狠的
把你趕成一陣瀑布
奔騰在我眼底以外的世界
告誡我
從此要把你忘掉

家門要打開了
你卻鑲成
鑰匙的一圈圖騰
取笑我愛躲藏的性子
我急急把門打開
想要逃進
那個不需要你笑意的世界

可是，你還是在那裡
餐桌旁低首的背影
廚房裡，水聲濺起了
你揉洗碟子的手背
你的圍巾好像要滑下了
我檢拾到的
卻是你
響在身后的足音
我一回頭
溫熱的酒
來回在黃燈之下
聯繫着你我
舉杯的手碰杯的手
廳間的燈剛暗下來
你把腿一放

陷在沙發裡
就酣睡如在夢中
我把書打開
書頁間翻動的
是你閱讀時
一雙深思的眉毛
擁抱對方的渴望
啟動電腦
屏幕掩映成
那個無月夜裡
露臺燭影明滅的
一記注視

原來，張開眼睛
我的世界裡
祇活著你

為了把你忘掉
我祇好
合上眼睛
從此告別世界
躲進沒有光線
沒有顏色的夢境

可是
夢中的你
在銀河最深的角落
撩撥黑暗一如撩動音符
歌聲輕撫宇宙
喚醒早該沉睡的星群
繁星抖去眼下微塵的一剎
宇宙重光
顏色飛舞追逐
你含笑的臉容
在星光之中

原來
思念是個最甜蜜的魅影

提醒世人
要遠離揮之不去
最好
遠離愛情

(2007年2月19日初稿20日定稿)

秋 櫻

要從日本開到小城來
我以為你要適應的
是水土
怎知道
你一直克服的
原來是時間

第一年，我在春分下種
到了秋分，你還沒有甦醒過來
第二年，我在夏至把你育在掌心
待你罩滿了生命的溫度
才把花土輕輕蓋上
到了秋分
灌溉的深情還是沒有把你喚醒
第三年，你是秋分才下的種籽
山口百惠的歌聲
為秋櫻緩緩描畫
可以笑看一切的明天
我在歌聲中祈求
祈求你有成就生命的勇氣
祈求你有活出本性的動力
祈求你花開明年
然後笑看世界
怎料，冬至前夕
破土而出的纖長草莖
瞬間織成綿密交錯的生命
在寒風中
純白、淡紅
還有深紅的花色

在午後
豁然開朗
呼吸光明挺向天際
展露花開向陽的本性
告訴世界
花期縱然有誤
盛放可以依然
一如那
開遍日本山間田野的
夏日秋櫻，秋日秋櫻

祇是，生命本來是個時間概念
一年生的草本
在沒有陽光的冬季
本該逝去
於是，連場冬雨
拍和起燦爛有時
哼唱着零落隨風
紛落綿延至早春
紅櫻漸遠
春分的雷雨
答答，答答
百千孤蕊
迎頭喝盡雨打旱天的苦楚
以生命殞落的姿態
追逐落紅的軌跡
草莖彎成悼念落花的彩虹
掛起滿盆荒原
象徵生命的節氣
無辜成為葬送的儀式
雨聲低迴編起輓歌
送別寒冬長成又在寒冬逝去的秋櫻

究竟，是生命誤了季節
還是季節誤了生命
我的秋櫻
如果，如果那是兩不相誤
那一切，祇因為

生命
其實不是
一個時間的概念

感謝，我們曾經活着
長過花色
睡過風雨，與陽光

（誌我家秋櫻·2010年·春分前後·澳門）

燈籠椒，紅色的

之一·相遇

那究竟是怎麼樣的日子？
在超市，在冷凍櫃裡
為了常鮮
你總是枕一身雪氣
仰望腰子伸得長長的白光燈
取暖的渴望
遙遠如冰封的夜空
教星光也無力回看大地
那將是怎樣的一種情狀？

大概就是
冷凍櫃裡
光線凝固成冰
圓是圓，長是長
沒有溫度
沒有情緒
整齊一如等待出售的蔬菜
所以
當我在一群紅紅綠綠中間
逮到你眼神的時候
你的眼裡
居然有那麼一點錯愕
拘謹一如裹着你的保鮮膜

你的臉上有霜
像幾顆凍壞了的眼淚
讓我以為
你不過是一具
傷逝的靈魂
早已忘卻
生命就在前方

既然相遇了
我就祇好把你護在掌心
感覺你今後的故事

之二·紅色

終於回來了，小燈籠椒
保鮮膜輕輕褪下
常溫就會烘出你的新生
我想讓你
呼吸一下
自由的空氣
生命的溫度
而你的臉上
終於泛起紅光
那管你本來
就是紅色的

之三·問

如果，如果我真的要活一次
是不是就逃不過
放進烤爐的命運
如果，如果你不忍把我送進去
我的將來
是否還是那個保鮮膜的世界
拘謹收斂
一如包裝整齊的貨架蔬菜
如果，如果你讓我躺在這裡
我是不是還一樣的

老去
然後等待死亡一如等待溫度
如果，如果你老是看着我
而不回話
我是不是
要一直提問下去

之四·答

真的準備好了麼？
那路標上描畫的
可是無從確定的警示
我的小燈籠椒
如果，如果你真的準備好了
我祇好，用我的理解
送你走上
如果，如果你相信
那是證明
自己曾經存在的道路

之五·那以後，又如何

可是，我心裡還在忐忑
因為
我不知道
勇往直前
是否可以成就你的生命
因為，因為我明白
即使義無返顧
前路不會從此
平坦順當
因為“那以後”
是個永遠的問題
因為
無從確定
是人生的不可或缺

那以後，又如何
是的

我聽到你
臉色漲紅的反問了

之六·非得如此

烤爐的溫度是二百二十度
在裡面十分鐘了
你居然不冒一點汗
祇讓堅忍迸發溫度的氣息
像個偷偷戀慕的孩子
愛意是如此不堪張揚
就是淚盈於睫
也祇好讓眼眸晶瑩
照一臉水亮
我的小燈籠椒
你為甚麼非得如此？
好了
讓那一抹水亮蓋成被子
在藍碟子裡歇一回吧
義無返顧
畢竟需要體力的

之七·牛油與橄欖油相戀

牛油與橄欖油相戀的結果
是一種奇特的香氣
會把洋蔥薰成
透明的水色
像早已看透世情的流水
一心清明，但過無痕
卻也無怨無悔
小磨菇縱身一跳
居然頭也不回
煙肉顆粒是最愛引人注意的孩子
不看顧她多一秒
就要粘在鍋裡
像個在玩具店裡撒嬌的小朋友

會把肚皮貼在地上讓母親就範
米粒已經下去了
是的，還有水
原來你都在看
看你超市的同伴
都在小鍋裡放肆悠轉
然後安靜下來
在水氣當中成就另一場生命

之八·讓刀鋒溫柔起來

既然都準備好了
你的髮型就得犧牲一下
可是，刀子下去的時候
還是怕你承受不了
是的，使勁不管用
祇有把愛都握進手心
刀鋒才會溫柔起來
讓頂蓋裁成小花

之九·如果生命必須圓滿

如果生命必須圓滿
你的心扉就得敞開
一如曾經養育你的大地
懷抱張大如無私的母親
或是一個
太愛你的情人
請你明白
要讓另一個生命
長成你生命的一個部分
你的心靈需要足夠的空間
所以，我祇好
先淘空你的心囊
好讓他們進來
不是，是進入
進入你的心靈

之十·載得動，缺不了

原來，真的載得動
煙肉、磨菇、洋蔥與米色
那淡紅的，淺褐的，透明的
那許多的顏色
許多的心情
都填充到
你的心裡
飽滿了吧？
請容許我
輕吻你一下
像一個甜睡的晚上
愛意甦醒過來
最澎湃的言語
也祇有落成
一吻溫柔無聲
因為，那一張熟睡的脸龐
經不起愛意的驚擾
像把花為你蓋上以前
要灑上的那幾顆海鹽
都輕盈無聲
因為，最鮮美的味道
缺不了無語的鹽粒
像最完整的人生
缺不了敢於安靜的愛情

之十一·從傷口中呼吸世情

終於，把花蓋上了
你回復本來的樣貌
像剛褪去保鮮膜時的模樣
祇是頭頂多了一圈
刀鋒曾經路過的印痕
像所有的人生
必定帶着的那幾許

受傷的記憶
從傷口中呼吸世情
讓我們明白
有所欠缺
才會追逐圓滿

之十二·本色

你的身子
飽滿了，也柔軟了
像一切有了希望的生命
豐潤而溫柔
如果還有那一點顧慮
那必定是那一層本色

好的
如果紅色才是你的本色
我必定好好的保護
讓你在生命的最後時光
無須悔恨
曾經失去自己
所以，這一次
錫箔紙的光芒將會好好的
把你罩籠
就像生命圓滿的時候
總有從心裡發出的光芒
保護我們的意志
這樣，你就可以活一次
在烤爐裡
不失本色地
散發你該有的光芒

之十三·無憾

錫箔紙張開了
你跳脫人間
一臉紅潤油亮

花頂上的綠色小莖
不再挺着身子
尋探母親的臍帶
那生命的最早聯繫
小莖溫順起來
躺成一頂綠色禮帽
或花頂上
默然的心眼
在白瓷圓碟裡
怔怔地注視世界
像個含笑思考生命的孩子
而你
紅亮得滿是光芒
像個此生無憾的諾言
把人間的舞臺
照成漫天星光
星光落下
你唯一的觀眾
強忍了淚水

是你無憾了
還是我感動了
如果生命真的有終點
願你無憾的終結
是我感動的開端

之十四·淘不盡

於是
那一頓晚宴
你都在黃燈下怔怔地看着
靜靜的聆聽
你被淘空了
又被蓋上了
五味之間
盡是你的氣息
於是，從味蕾開始

你走過的小徑
我體內所有流動的空間
都是你對生命的諾言
我以為
你將從此活在
我的血脈當中
鼓勵那個
有所欠缺的生命
許以義無返顧的勇氣

可是
清晨醒來
你居然還站在那裡
飽滿紅潤
一如剛從錫箔中閃動的新生

是我過於軟弱
承受不了你堅決的心聲
抑或你的心聲
本來就淘不盡

之十五·捨不得

三十六個小時過去了
你還是在那裡
為甚麼呢？
因為收拾碟碟盤盤的捨不得
還是你故意讓人捨不得
淘氣的孩子

之十六·曾經

最後，你還是走了
沒有留下一句道別的話兒
也沒有留下出走的痕跡
好像你根本
不曾到過世上

可是
照相機裡
明明留着那一朵
曾經錯愕的微笑
還有那
一直紅潤發亮的本色
在那個不冷的夜裡
曾經
溫柔地
填滿了所有的夜色
照亮過一顆心靈
像那輕吻的記憶
溫暖如昔

之十七·愛

如果，如果你愛一個人
就煮一回燈籠椒吧
紅色的

(2007年2月10日初稿；20日定稿)

紅西柚

你把西柚切開
細細的
就像弄開我的繭
西柚落成兩瓣紅日
我感到好自由
像破繭的夏蝶
眼下盡是花色
甜潤如柚紅
兩瓣紅西柚靠着
像對初戀的微笑
飽滿而豐盛
我愛上了紅色

你把西柚切成八個小角
一口一口地吃掉柚紅
像吃掉我最甜美的回憶
我拿起最後的一個小角
吻着最後一片柚紅
心裡很蒼白
西柚的味道
居然像你對我的感情
看的時候甜潤
吃的時候甘苦淡淡
如愁
其實
去掉紅肉的西柚
內皮也一樣的蒼白
叫人懷念
甜笑的一瓣柚紅

我把蒼白小角合在手心
讓西柚還原本來的形狀
像重新讓繭裹在身上一樣
這才看到
西柚的外皮
原來不是紅色的

(1998年)

假如我愛上了你

你可否知道
西方的太陽也會為你而昇

你不會知道
不眠是愛你的夢囈
嚙語會想像你的視力
是否能描繪出我的裙角
與那交纏的眉梢
你不會知道

靜夜是窺見你的窗戶
 祇要風有邏輯
 定會送你半頁情箋
 告訴你
 秋意將終止我的夢囈
 你不會知道
 思念從來就是黃蓮的貢獻
 教悸動的心靈
 再假借季節的更替
 寄給你
 一筐假如

假如我愛上了你
 假如我愛上了你
 假如我愛上了你

(1996年6月)

情詩推銷員

“嗨！我沒讀過你的詩喲！”

沒讀過？
 那就買一本回去吧
 反正
 愛情不過是
 刺激銷路的最佳方式
 不要以為
 我真的愛你
 可惡的

黑夜到訪中午

去年冬季冷藏的眼淚
 割價傾銷
 連靈魂都是廉價的

祇消悶在雲幕後的雷鳴
 遲疑如
 自我幽閉的陽光
 就會沉吟出一幕
 又一幕
 驚蟄過後的雨景
 怪不得
 三月七日的早春
 生命該誕生的日子
 有一個又冷又長的黑夜
 拖着濕漉漉的尾巴
 到訪日子的正中心
 把中午的時光
 壓得昏昏沉沉

祇是
 嫩滿枝頭的新葉
 怎能抵住那一頭頂
 嚮往寒冬的蕭瑟
 新綠都要低頭
 藉着雨點柔聲詢問
 花開滿徑的勒杜鵑
 那一片桃紅火艷
 究竟是錯表的悼念
 還是過早的坦然

是花早紅了
 還是春來晚了

如果眼淚沒有冷藏
 去年的冬季
 會否有更多
 火鍋蒸騰的晚上
 溫暖氣候裡最自然的
 一陣瑟縮

(2007年3月7日初稿；10日定稿)

賭船啟航

雨後的黃昏
太陽給滌得潔潔白白
落在海上
像銀月的碎片
閃成藍海水的淚
眼前盡是風景
男人看着
倒想起
如瀑布下瀉的
角子機的銀子
沸沸揚揚閃閃生光

噴射船⁽¹⁾靠着碼頭倚倚傍傍
尖叫了一聲
喧鬧着啟航
男人焦灼地凝視前方
噴射船的引擎也焦灼起來時
飛航船⁽²⁾蹣跚而來
在互不相干的航道
靠進信德碼頭的臂彎
慢慢地 嘈雜地
飛航船在男人眼底
像個懷孕八月的妻
臉色發灰動作遲緩
真他媽的想去嫖

後座的男人也是他媽的他媽的在罵
罵的時候總是千萬又千萬的
還有百分之幾百分之幾的失業率
然後是他媽的供樓他媽的老闆
再然後是他媽的不賭不成

葡京⁽³⁾或回力場⁽⁴⁾

不打緊 不打緊
要緊的是手風順
麻雀排九三公
百家樂買莊買閒
紅紅綠綠黃橙青紫藍
籌碼啊籌碼

眼前再有風景的時候
船便要穿過友誼大橋
一拐彎
大玻璃外紅紅綠綠
披着霓虹燈招搖如妓女的笑
男人笑謂
不打緊不打緊
看這裡的海水和太陽
雨水也洗不淨
如土的糞黃
多像快到手的金子

祇是
太陽也有下山的時候
泥黃的海水
最愛淹沒

-
- (1) 噴射船是行走港澳之間的客輪。
(2) 飛航船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行走港澳航線的客輪。
(3) 葡京酒店是澳門的一個地標性建築，酒店內設的賭場一直被視為澳門最重要的賭場。
(4) 回力場全名回力球場，曾經是澳門回力球博彩的唯一場地。上世紀90年代，回力球式微，原回力球場設立的賭場卻成了澳門的重要賭場。

(2000年9月)